

一部小說的日記

(六)

斯坦貝克著
楚茹譯

三月五日，星期一

老早今天就起身了，却是懶洋洋得很，因為我似乎是睡得太多了些。差不多睡麻木了。我猜我就是不能睡得太多。週末很愉快，可是我却失去了工作時的那種好心情。上個星期以量來看收獲不算很大，可是以質來說我想該是不錯的。我今天早上用起鉛筆來似乎又是太過熱切了些。寫了張明信片寄去好萊塢給你，白特。寫到那個地址去給你似乎很奇怪。你也不太喜歡這樣吧。有人在攻擊我的品德——有品德的心懷，却未具品德的實體。且給品德下個定義吧！那是人家樂意和想望擁有的一種品格，有了那份品格就可以使他表現出他能引以為傲，和他所喜歡的行為來了。我似乎很不容易激動和發怒，真是慚愧。我應該反應得更加敏捷些。或許有一天我會的，雖然現在我可毫無這種指望。

在我看來總是令人驚訝的，他們竟爾就忘懷了我們那些挫折。我猜想我們要是忘不掉的話，我們就會活不下去的。或許花點時間再重溫一下那些挫折，也並不是壞事，那倒不是受了挫折還要自找得意，而只是為的在提醒我們自己。而在遺忘之中令我擔心的也不是那點虛樂心，我所憂的祇在那些疏忽而未竟全功的事物，竟就那樣宛若從未發生似的悄悄流失過去。昨天晚上我就曾把隱藏在我早先經歷中的很多挫折，重新仔細量了一番。我以為要是一個人能使自己對這些挫折，心存警惕，可能就再不會有重演的情形發生了。我想這也祇是妄想，可是橫豎我做了就是。現

在一個新的星期又展開了。我要着手來解決體重問題，情形是這樣的。你開始節食規定了定量食物，於是你減輕了相當的體重，然後停住了。你就那樣維持了一個平穩的狀態。而要想再突破這種狀態就需要狂熱的大力才行。我現在就是在這種狀態。所以我決心要在約莫四天之內吃很少的食物，來打破這種狀態，然後我就會再減去幾磅體重，一直到我抵達另一個平穩的狀態——於是得再花一番強猛的力氣了。不過我以為每到一個平穩狀態，能稍稍停息一陣，讓身體長得結實一點，好作一次新的突破，該是較為合適的。現在是要再開始工作的時候了。

今天進行得很順利。我想暫時減緩一些，一天只寫一千字。我總是有迫不及待的傾向，而這一次我可不想這樣。我要這部書寫得很慢很慢。我不可讓這部書棄我而去。故事是在發展着，但必須以它自己的速度。我曾想把亞當早年的故事，全部寫在一章裏面，可是我辦不到。這就只好分隔成兩章了。我要讓他去從軍，然後隨他去，再回頭來寫漢彌頓家人，並加以討論。否則一氣寫完將顯得太長了。還有，等亞當從軍隊中回來，他將是一個定了形的人，而且我所寫的這一切，為的就是表達這回事。我先前已經一次又一次的提到過了——故事是有它自己的生命的。所以得讓它用它自己的速度進行。不可去過份推逼。要是受了推逼，那歪曲之處就會顯露無遺，而故事就將不自然和不妥貼了。可是我的這個故事却非妥貼不可。終究我也弄不明白有多少事件是出之於偶然，又有多少是因為那些主要角色的性格所促成而產生出來的。但大部份我是傾向於後者的。

稍後。現在這一天的工作已經完畢，故事是在發展着。我希望如此。而似乎也是在推動。可是我們還得等着瞧吧。明天的工作要是我寫得够多的話，這一章就可結束了。這一章將包含以下情

節：那天白天，打架，第二次和卡爾談話，那天晚上，夜裏愛麗思的看視。寫完這些我就結束這一章。然後再寫一段關於漢彌頓家的事以後，我將要回到康涅克狄克州，再提那姑娘，婚姻，和動身去加州的這些事了。

三月六日，星期二

又是舊調重彈。昨天晚上沒睡着，却還覺得不錯。我甚至也不明白爲什麼睡不着。事實上我舒服得很。就只是意識中不肯昏睡過去。真是滑稽。不過今天還是很早就開始工作，爲的有時疲乏常使我緩慢下來。而我今天倒想一口氣多寫上一些——甚至或許就把這一章結束了——可是對這一點却也未抱多大信心。這本書裏的一切到頭來總是我預期的要多上一些。我想以下要發生的事，我早先曾簡略的記下了一筆。我得回顧一下，經過了一夜的考慮，是否……現在，到洗手間去了一次，我要開始工作了。

寫完了一部份，可是今天進度倒還稍稍慢了一點，因爲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啊。我寫這部書心情是完全鬆弛的——或許是太過鬆弛了些。這一點我們只好以後再說了。一個人寫下來的是很奇怪。而一個人所記得的也是很奇妙的。我猜想一個人爲了自己的安全和利益，光只記得他要記得的事。假如真是這樣，爲什麼我不會把這些寫在書裏呢？我會而且我也願意這樣。因爲一部書——至少是我正在寫的這樣一部書——原就應該包容一切對我似乎是真實的東西。這個世界上够得上是真實的事物真是不多了。要是因爲裝得一本正經不在自己書裏露面，而隱藏什麼或是用點技巧使自己的身份不完全暴露出來，那也算得上是種罪過。很多年來我都沒有在我作品中現身。只不過這顯然是實情——我每一分鐘都是在裏面的。我只是似乎不在其中而已。可是在這部

書裏我本就在裏面的，我連半刻都不想裝出不在其中。

但是今天進度很慢，太慢了點。有時我想我倒寧願這樣。我今天果真是喃喃着一個字一個字唸了來的，有時這樣確是受用而愉快。其實不管我或別的人怎麼說，這可以說是自我陶醉。但是你可知道，白特，我之喜歡這部書，主要的理由是什麼嗎？那是因為它沒有完結的。它一直繼續下去，幾乎是無窮盡的。如果一部書沒個完結，而急著要把它寫完，也就沒有什麼好處了。所以，雖然我每天所寫的字數，多少能比我的願望多上一些，我還是得不出什麼結果。而我却正是打算着要這樣做的。我自是明白你討厭我這態度，因為那樣就使你沒有時間來作計劃了。但是我還是打算着要那樣做的。

好了，一天的工作又完了，我原以為我可能會寫完這一章，然而看來這一章明天還得花上一番功夫哩。這一章確是很長，但照這樣子我看所有各章都將會很長的。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——這本簿子將容納不下這部小說。我甚且懷疑兩本簿子恐怕還不够，因為是隔頁寫着小說的。我這樣做是因為左手那一頁寫起來不容易，只是如此而已。

三月七日，星期三

我今天該可以很容易寫完這一章的。這一章要寫的已不太多了。昨天是寫了兄弟間那樣象徵性的殘害。可能我只要寫徵兵和前一天晚上愛麗思的看顧了。但是我也還有別的事。我想把這一章好好的收束起來。別的一些線索雖都沒有很明顯的切斷。可是我很希望每一章的形式，尤其是風格都具有個模樣。每一章都應該是全書中一個完整的細胞，幾乎是能夠獨立的。如果這一點好了，那我們所謂的各章的分割，就不是隨意的了，而毋寧是能够容許故事自由運轉的，一些脈

絡分明的段落。我想你將發現，主題已開始在顯現。不過還得需要時間。它將會一再的顯現。而這一次它將只是稍一出現就退回去了。這封長計劃式的書信，對我有奇妙的作用。我印象之中總以為早先寫的那些，你已經看過了，我知道事實並不是這樣。該隱和亞伯送給他們父親的禮物，以及他對這一位的拒絕了，而對另一位却接受了，我以為對你將有很大意義，不過我却不知道別的讀者是否也會普遍的了解。我們只得等着瞧了。

三月八日，星期四

現在，白特，我們回到薩琳娜斯谷裏，孩子們的身上。這將是這部書的形式的第一次考驗，因為這是這方法的第一次重覆。你第一次看見多少會吃驚一下。到了再次見到時就會有所賞識了，再後這種形式會來得似乎是如此自然，你將想像不出除了這樣做，還有什麼別的辦法了。我希望你喜歡第二章這樣的結束（註一）。我以為在某方面這多少是可怕的。竟是現在我回到漢彌頓家的人和我孩子們的身上。而奇怪的是我回到孩子們身上偏在這樣一個特別的日子。昨天桂英打電話和我說，湯姆不肯去上學，賴着要呆在家裏，說是他沒趕上校車。上星期他們兩人在我這裏住了一夜，我知道湯姆在鬧情緒，相當不輕，我感覺得出。我確信那是一種單純的受人遺棄的感覺，沒人愛他。〔……〕星期六和星期日我要把他帶到鄉間去，看看能否給他幫助。我想和他談談，不過主要的如果我能使他說話，那我倒是想讓他說的——不要帶他兄弟。我覺得不管他感到的是多大的一點不利於他的競爭，那都是非他所能忍受得了的。所以你明白了吧，在書裏回到孩子們身上來，就幾乎像是在和有了麻煩的他談話一樣。我想也差不多是該把這部書中的一部份拿去打字的時候了。珍·安斯華茲（註二）自願要為我做這事。她說她可以讀我寫的字。自然要是她有她看不懂的字，這份草稿並無多大的關係啊。那也只是一份有待修正的稿子罷了。故事將會一

直推進，不過絕不會推進得很快的。我不要那樣。它的步調緩慢且是長遠的，我要盡一切努力使它保持這個樣子。約莫再過兩個禮拜，你將要從西部旅行回來，如果能以我目前這種進度繼續下去，而又不出什麼花費時間的事故的話，我將可以整理好百來頁光景，打好字的稿子了。當然我也不敢肯定，只是現在我寫好的該近六十頁了，但却還是難說得準的。我想我寫的一頁打字差不多有兩頁半，除非對話多，那樣的話，一頁可打三頁。然而到現在為止，除了偶爾幾處，對話並不多。當然這部書繼續下去時，對話會增加的。你該和我一樣清楚，這部書將會像所有別的有過那樣遭遇的書一樣，碰到同等慘酷的境遇，而理由也完全相同。它將不會是人所期望的樣子，所以那些期望的人將不會喜歡它。一直要等它到了並不期望什麼，只是願意隨着故事看下去的人手裏，那多一半是沒有人會來喜歡這部書的。真的是我要來工作的時候了。

(註一)：第四章

(註二)：斯坦貝克的一位甥女。

三月十二，星期一

又是個新的禮拜。我們是在鄉下梅瑞迪茲家(註)度過週末。真是好一段寧靜的時刻，雖然風大，天氣冷，却是很愉快。我們帶了湯姆，而桂英以為對於上學的事，他需要好好訓戒一番。他需要的當然不止那個。他需要無限的耐心和鍛鍊。愛蓮教導他，居然大為成功。他情緒的鬱結，情況再好一點，那就很快會消失了。現在又是一個新禮拜的工作開始。我希望上帝保佑，這將是一個順利的禮拜。我寫了漢彌頓的一章，可是因為特拉斯克家的變化，也只得一總打住了。萬一你還沒有發現這一點，這個手法就使我能有機會描寫、插補、解說，等等，而不顯得是個厭物。

了。或許我會成個厭物，可是我將盡力不做厭物。要緊的是能使人輕鬆、暢快，同時又舒服。時常，書中的人是有變化的。因而我逼不得已改了卡爾·特拉斯克的名字，理由我現在不想說。他那象徵的性質，多少有了改變，我猜想這是那主要的理由。我要這部書儘可能的完美，可是這部書也應該包含它主人翁——也就是人類，某些不完美的部份。當然也還有別的東西，可是在可能的範圍內，我很希望那些配在主人翁身上的缺點，像那車輪上的鐵質輪箍——一旦箍緊了上去就是永久的了。你可知道這是怎麼弄成的，白特？我猜你該是知道的。我或許要告訴你。或許不要。這得端看這部書是否有此需要。在這一頁上我現在已寫得够多，我要回到我故事上去，看看我能怎麼處理它。無論如何也實在該是我做這工作的時候了。

現在——我已經結束難寫的一部份，在這裏要把歷史插進去，又要讀來像在聊天，同時更要因為這一部份而增加人們對局中人物的某種了解，而至少也是要針對這些人物的問題而作。而且更因為這些人物主要的都是象徵人物，所以我除了他們具有的象徵以外，得使他們更為充份的被當作人來了解。象徵通常可以說只是等式中的一部份——這一部份或者這一小平面，是選來例證以及說明整體的。所以象徵絕不是整體，而是心理學上的一種符號語言。不過這部書我要它在視覺、情感以及最後是理智上，都具有真實經驗的外貌，所以在書裏我要把我的象徵人物，穿上經驗的外衣，使象徵成為雖可辨識，而非是教人受不了的。這一來亞當·特拉斯克的轉變，我也差不多大功告成了，不過我還要寫信的方式，記錄下一次決定性的議論。

又是一天工作完了。我希望你會喜歡。這裏面藏有不少東西。

（註）梅瑞迪茲（Burgess Meredith），演員兼導演。

三月十三日，星期二

外面有很多事情在發生，且繼續在發生。這不是很奇怪，現在我把這部書看作內在的世界，而把世務看作外在的世界。所以只要一直能這樣，這部書就會堅定而不受動搖，那外在的世界既傷害不了它，也無法使它停止。我必須確定能一直保持這個樣子，而絕不要讓時間溜走了，竟沒有在書上做上一點工作。因為心裏想着這部書永遠也不會完結的，那是一回事，可是竟爾讓它停住不動，那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昨天進度稍嫌太快了一點。今天或許又太慢了一點，不過只要它每天都推進一點點，那就什麼都不重要了。我曾經而且也打算拿星期六和星期日來休息，以求換換情調，我不敢說這樣做是對的。我想從現在始，星期六我也要有點事，即使是一小節也好。兩天不寫一個字是太長了點。一天倒是沒有關係。所以我真想來試試。即使是一小節也是有了聯系了，那會比較好的。不過我還是試試再說。

那封信（註），查禮寫給亞當的，是很費了幾分心機的。信裏面雖是潛伏不露，但的確確是藏有很多線索。我勸告你讀時要非常小心——非常小心，因為如果錯過了這個，你將會錯過這部書中的很多東西，那或許你將要過了很久很久以後才找得着了。但是我真不明白為什麼我要和你說這話，因為我相信所有這些都會讀得非常小心的，就如同我寫作時一樣的用心。有時或許還太過小心了。不過我猜那也是不可能的。但我料得到的却是，這些微妙之處遲早都會被看出，然而絕不是那些批評家。

（註）：信在小說中第四章的末尾。

三月十四日，星期三

昨天沒寫好多，或許今天也一樣，外界的事務屬了進來。常常的這總是必然會發生的。那就是爲什麼我必須花這麼多的時間在這部書上，爲的就是使我好彌補像這樣的一些日子。外界是些什麼事務，這裏不想記下這些。我必須再度進到書裏去，至少得試上一試，即使我的心被切割得遍體鱗傷。今天實在難以集中心思。但是爲我自己的安全我非做做看不可，把事情看平淡些，別讓心境煩亂，尤其不要事情還沒有發生就先自煩惱。我的一個最壞的習慣，就是喜歡預測種種困難，然後事先設想着真有其事般一一去渡過這些難關。所以，如果事情果真發生了，那我就是應付了兩次了，如果沒有發生，我那樣做就是不必要的了。我知道這是我的習慣。去年夏天瑪琪·培其利（註一）點破了我這種傾向，提醒我那是一點好處都沒有的，愛蓮以後也說過很多次。可是在我來說，不那樣去做的話，是要經常提高警覺才行。而我這種傾向却老是在循環出現着。我猜想我正是人家所說的那種自找煩惱的人。

今天我聽人說起，你在舊金山見到過小愛德·雷克茲（註二），還和他談過話。但願我能找到你的行程表，我要寫張明信片給你。是的，我找到了，你明天就要離開好來塢，所以我來寫張明信片寄到芝加哥的巴穆旅館，等你抵達，明信片可能也寄到了。

（註一）：瑪琪·培其利就是那桑尼爾·培其利夫人（Mrs. Nathaniel Benchley）。

（註二）：斯坦貝克的朋友老雷克茲（Ricketts Senior）的兒子，老雷克茲是加州太平洋叢樹鎮的海洋生物學家，也是斯坦貝克的小說『罐頭廠基』（Cannery Row）中的『陶克』（Doc）。他和斯坦貝克曾經一起到加到佛里亞海灣中探險，事後並合着了那本『柯臺茲海』（Sea of Cortez, 1941）。

三月十五日，星期四

儘管事實上我舖廳堂的地毯直到夜裏二點半，今天早上可是一大早就起來了。真是很不好受，因為我還睏得要命。不過慢慢地我也清醒過來了。我所說的那些外界的事務現在都弄清楚了。我要專心一意的埋身在工作裏，而我也這樣做了，此刻我一天的工作又已完畢。

像這樣自身推進的一個故事，只有一事是麻煩的。就是照着發生的事，我得回頭去，修正或更改，以使兩者相符。這是一個非常任性的故事，白特。它已經開了頭，它就要照它的願望進行，我與其說是受教於它，不如說是主動從它那裏學習來得合適些。我關心的是，在你讀了其中一部份以後，很想知道你是否發現它慢得有教人煩悶的意味。它進行的速度慢那是一點不錯的。現在我要下樓去了結一點事務，或許還去散下步。今天我猜想你該到芝加哥了吧。

三月十六日，星期五

我看這個禮拜實在算不得是很順利的，但我可盡力而爲了。這部書確是一點一點在推進。它絕不會向後退，這一點該是錯不了的吧。書中缺乏緊張氣氛，這可完完全全是我所希望，並有意要這麼做的。但是可能却給身爲出版人的你添了麻煩，因為現在的人都變得一心只巴望看到緊張和連綿的動作。就和今日戲院中的情形一樣。如果沒有喊喊跳跳的場面，就不會受人歡迎。因爲現在的人似乎都已失去了諦聽的天賦，或許他們就從來未曾有過。真是天知道。現在受人讚賞的書，絕不是那些早就已受到當代人的賞識的書。我相信現在受到這麼多人讚美的白鯨記（Moby Dick——美國小說家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, 1819-1891所著——譯按），最初發行的爲數不多的第一版，賣了十年還未曾賣完哩。而這部書將來情形還會更壞的。人家會認爲這

部書是老套頭，舊古董。從大體上來說是這樣的——即使其中有很多新手法，你可得非常仔細才看得出來。在進展的速度上，它更接近費爾汀（Henry Fielding, 1707-1754——英國小說家，那本聞名世界的湯姆·瓊斯“*The History of Tom Jones, a Foundling*”就是他寫的——譯按），而不像海明威。我以為喜歡海明威的人，是不會來喜歡這部書的。你或許已經注意到了，特別是那些年輕的人，都是只喜歡一個類型的書的。他們不會擴大喜好，去再多喜愛另外一種的。這是我深自感到嫌疚的。

週末又要來了。對我來說，這個禮拜顯得很短。書外的世界竟發生了那麼多事，那都是無可奈何的。我希望下個星期可不要有那麼多事了。它們就像要來使我手忙腳亂，不知所措似的。我們今天晚上要到戲院裏去，魏芙麗要為一大羣九來歲的孩子舉行一次舞會。我猜這可再好沒有，我們正要去戲院，再說，我們不想留下來，實在是孩子們更不想我們來礙手礙腳哩。

三月是我母親着實害怕的一個月份。每年她真格是屏住呼吸等它過去的。因為我們家中一切不順利的事都發生在三月。不過我記得她自己却是活過三月，而是在四月去世的。只是她一生之中都是討厭三月的。我想這也算不得有什麼不合常理。三月是個冷暖不常的月份，既不是冬天也不是春天，刮起風來教人發毛。

現在是我工作的時候了。

三月十九日，星期一

週末倒還蠻不錯。魏芙麗星期五的舞會也很成功——大約來了廿五個孩子——還有九個女孩在這裏住了一夜。不過，他們都很乖，也沒有麻煩。我們去看了玫瑰紋身（*The Rose Tattoo*——美國名劇作家田納西·威廉斯 Tennessee Williams 的作品——譯按），很覺滿意。我的肚子實在鬧得不舒服得厲害。約莫是膽汁失調光景。待待就會好的，可是却也無法不予理睬，

因為我覺得噁心得要命。今天我一定要繼續搞我這部書，然後還要修正薩巴達（註一）的最後一幕，所以我真希望我沒有感到不舒服才好。安妮·羅瑞（註二）今天出院。我真想去看看她——可是工作太多。我去不成。

今天收到你和陶洛珊（註三）的明信片。然而你們必定到芝加哥有幾天了。我想們你今天或者明天將要到家了吧。我不知道給肚子不舒服擾亂了的腦子，今天還有多少創造力，但是我會盡力而為的。那也是我所能做的事。仍然是寫漢彌頓家的事，而且還有幾日好寫吧，但是這個禮拜之內，我要把第三章（註四）寫完。我的腦袋今天實在是一直在打轉。我希望不要染上現在流行中的上吐下瀉的惡性感冒。我有很久了運氣都還不錯，一直有很長一段時間未曾生過病。我真希望能這樣保持下去。可是我今天的確徵象不佳，難受得很哩。不過我相信慢慢的這種情形會消失的。這倒是常有的事。我的健康一直有良好的記錄，未曾有過什麼差錯，我深自為這事慶幸着。現在且回到書裏來。我相信你會注意到，我在試着緩慢而悠閒地建築金字塔般，堆積細節，要人對這個郡留下點印象，但用筆却不着重在郡的外界生活，而大體上是偏重於精神生活——那思考生活——心靈狀態——思想形貌。因為在我們繼續推進時，自會要提到更多外界生活的。只是我認為相當重要的還是描繪一下山谷中的人心氣質。你以為如何？

（註一）薩巴達：斯坦貝克曾受約根據墨西哥革命家薩巴達（Emiliano Zapata, 1880?-1919）一生的事蹟，編撰電影劇本。

（註二）安妮·羅瑞：（Annie Laurie Williams）是斯坦貝克所有作品在電影和舞臺劇方面的代理人，和她一夥工作的還有麥克因陶希（McIntosh）和鄂迪士（Otis）。

（註三）陶洛珊：就是柯維齊太太（Mrs. Pascal Covici）。

（註四）第五章。